蜀山劍俠傳/2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〇回　孽重憂危 離魂憐情女　心靈福至 隱迹護仙童

下一回▶

約有盞茶光景，七人逐漸如夢初覺。天殘、地缺立命向衆禮見。並說：「我弟兄二人早該成道飛昇，祇爲性情奇特，延遲至今。多蒙齊道友命門人解圍，居然轉禍爲福，與諸位成了朋友。現蒙佛法度化，備悉前後因果，孽根已淨，連門人也變了氣質，真乃萬幸。我師徒九人稍事清修，便須出山修積。此後小徒在外行道，仍望諸位道友在便中相遇時加以教益。還有，此次雖是齊道友暗中主持，花、申二人實是首功。花無邪處境尤爲可憐。適纔默運神光查看，珠靈澗碑洞已被番僧連用三十六相神魔攻進頭層門戶。花無邪禪經已得，本可冒險遁走，但此女向道誠毅，因見經解梵文尚未全通，已拼以身殉道，定欲學全。仗着大雄禪功，二、三兩層禁制尚未失去靈效，一任風雷烈火猛攻，全未在意，現正相持。可惜佛法神妙，頭層禁制未解以前，查看不出內裏情景。又以日前此女不肯借符一用，未曾命人往助，否則也不致如此。我因番僧長於晶球視影，先前撤禁，本爲等候此女送符之故。自見申屠宏道友省悟之後，便將原有禁網恢復，這裏他決查看不出。此女志行如此高潔誠毅，行路之人均無坐視。我意欲同了諸位稍逆定數，將這雲南二惡除去，爲此女永除後患。得經以後，再仗佛力化解夙孽，免去這十四年煉魂之慘如何？」

淩渾笑道：「你兩弟兄又想左了。我和小和尚、駝子夫妻，還有姜道友和老猿，哪一位不是和賢昆仲一樣，專講人定勝天的麼？如能這樣，隨便哪位前去，也祇舉手之勞，何

必勞師動衆呢？請想她那前師芬陀神尼是甚麼人物，如不堪造就，決不會收到門下；既收，決不會再逐出。分明有意激勵，設法玉成。稍可挽回，休說似她師父的法力，便一干師執之交，也決無坐視之理。這十四年的苦厄雖極厲害，對她實有大益。我們愛之，實以害之，由她去吧。但那雲南二惡橫行川西雲南等地，爲恶已有多年。固然他們的結局也是徒種他年惡因，終覺氣不過，我們到時自會除去。你兩弟兄護身雲屏，爲小和尚佛光侵鑠太久，不免受傷。這些遊魂也頗可憐，我們走後，便須重煉，以免多受苦痛。花無邪危急之時，另有人來應援。我和猿長老秦嶺歸來，也許前往湊趣。你兩個由她去吧。」乙休笑道：「主人雖經佛力度化，但他們恩怨分明，根於天性。佛家原重因果，去原無妨，祇不要早去便了。」

朱由穆笑道：「乙道兄此話多餘。主人法力高強，已知定數難移，無非想使花無邪稍減苦孽，異日少受上點魔難罷了。本來事尚兇險，因蚩尤墓中三怪執意想與幻波池易、李諸人爲難，楊道友偶然對人談起，喫所收古神鳩聽去，得知三怪已經約好日子，由大、三兩怪先往洞庭山尋岳韞道友鬥法，祇要打一個平手，便用邪法發出信號，由埋伏幻波池左近的二怪去向英瓊、癩姑二人報復一刀之仇。恰巧楊道友所去之處，相隔幻波池祇數百里。古神鳩和神鵰佛奴鳥友至交，立即溜出，趕往幻波池送信，本意報警，令神鵰轉告主人，多加戒備。神鵰爲主忠義，知古神鳩專制這類殭屍惡鬼，當時用鳥語一激，不等發難，便先尋去。事有湊巧，三怪因平日自負，立有信條，犯他三怪的人，固是必殺無免。如在下手以前有人逞能，包庇作梗，便先尋這人作對，非獲全勝，連生魂也攝去，決不再與前人爲難。並且一擊不中，永不再發。此次爲了看中幻波池藏珍、靈藥，雖然雙管齊下，畢竟有背向例，並料定岳道友不好惹，本就不甚願意。妖婦烏頭婆又往卑詞求助，誘以禪經重利，已向大、三兩怪力爭，祇要勝得岳韞，報仇何必急這二三日內？多年信條，萬不可改，已經變計，應了烏頭妖婦之約來此。大、三兩怪飛行本極神速，路過大咎山，忽遇毒手摩什敗逃回去，說起七寶金幢已落他仇人小寒山二女之手，破幻波池便有二女在內，雙方仇人已結爲一體。兩怪知那七寶金幢也是他們的剋星，聞言大驚，妄想趕往幻波池外，用邪法先攝癩姑生魂試上一試，途中正遇古神鳩，自然不放過。休看有名三怪那麼高邪法，竟遇剋星，連喫了好些虧，腦中元丹也幾被神鳩抓去。後來情急，各用玄功變化，拼耗元神，施展阿鼻七煞。神鳩剛現敗象，楊道友便已趕來，將兩怪困住。後用邪法，向第二怪告急，隱形暗助，纔得遁走。可是三怪元氣受傷不輕，復原尚須時日。又知烏頭婆已死，估量這裏主人也不好惹，想等二惡奪經之後，再撿現成。否則，花無邪危機還要多呢。」

乙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聞說後半部禪經連同副冊經解，均刻在玉碑之上，還有幾件法寶

也尚未取出。前部禪經，末了也要藏於碑內，第五日上，碑文便隱。由經聲止後算起，今天雖是第二日，但此後部禪經也不宜爲羣魔竊窺。上次分手，你與人所約時日已至，我還有事他行。此碑運走及保存，均非你不可，你真大意不得呢。」朱由穆道：「這個無妨，我固有成算，齊道兄也預有安排。申屠宏祇等我們一走，便往幻波池請我李寧師弟去了。」隨對申屠宏道：「你此次功勞不小，功力尤爲精進。齊道兄日前談起，頗有獎意，好自爲之，前途無量。我們尚要往主人洞府少坐，不必等候。定數如此，無須匆忙，祇在第五日內趕到，決不誤事。你先去吧。」申屠宏早就盼走，聞言拜謝道：「弟子待罪多年，幸蒙各位師執前輩恩憐，始有今日。此後重返師門，咸出恩賜，敢不勉疇。」又向姜雪君謝了上次義釋女仙夫妻之德，然後分別拜辭。步行出洞，越過山去，再駕遁光往幻波池飛去，途遇神鵰，引入洞內；見了李寧與諸女同門，談完前事。

英瓊笑問：「師兄過大咎山時，可見小寒山二女麼？」申屠宏答道：「小師弟李洪趕回武夷，便要暗助謝家姊妹盜取心燈，他年幼喜事，也許跟了去趁熱鬧。他雖靈根不昧，法力甚高，這等強敵，既然有人出頭，終以不去招惹爲是。我見他行時甚是高興，恐隨了二女同往下手，不甚放心，過大咎山時，曾經隱形前往窺探。祇見山頂魔宮外面，平崖之上，涌起一幢祥霞，靜悄悄的，連個人影俱無。祥霞也極淡，日光之下，如換常人目力，直看不出。方想試探着近前查看，霞影中忽現出兩個孿生少女，一立一坐，並無洪弟在內。同時遙天空中異聲大作，妖光邪霧電駛飛來。東南方更有兩道細如遊絲，不用目力，直辨不出的金碧光線閃動，晃眼便要飛落當地。立的一個少女，又在朝我揮手。我雖未用本門心法，天蟬葉護身也極神妙，不知怎會被她看出。看神氣，分明知我來歷用意，必因妖黨將來應援，恐我遇上生出波折，催我速走。我見洪弟未在，二女已可制勝，又急於拜見李伯父，便趕來了，未看下文，立即飛走。剛一離開，妖人也相繼飛落，稍差一瞬，即被撞上，端的神速已極。」李寧接口問道：「你可看出妖人的形象麼？」申屠宏答道：「來的共是五人，雖是初見，內中三人似是毒手摩什同類。祇那化身金碧光線的乃是兩個十多歲的幼童，各穿一身短裝，赤着雙足，頭上頂着一朵拳大的金蓮花，身上各纏着一條金碧光線，相貌也頗俊美，並無邪氣，看不出是甚路數。」

李寧微噫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，這兩人果然背師下山，黨邪多事。小寒山二女如聽我別時之言，祇將他們驚走，或可無事。謝瓔也還無妨。謝琳如恃絕尊者滅魔寶籙，加上李洪年幼，疾惡喜事，必定多所殺傷。固然此是他二人夙世因果，數應如此，但畢竟佛力廣大，將來道成，仍可化解。誅戮邪魔無妨，這兩人一傷，乃師必不甘休。小寒山神尼決不出手傷人，何況二人之師前雖魔教，近已皈依佛法。他師徒父女並不爲惡，老的法力甚高，七寶金幢妙用也所深知。除因二女得有佛門最高心法，功力又深，真靈已與此

寶相合，不能奪去以外，並難以此制他。阮徵遇他女兒糾纏，尚在他昔年舊居魔宮之中困了兩年，受盡煩惱，如非定力堅強，幾爲所敗。近方脫困，化敵爲友。彼時阮徵如與動強，直難倖免。李洪今生福厚，到處逢凶化吉，也還罷了。二人雖然靈根特秀，畢竟未到火候，如何能與李洪爲敵呢？」

衆人聞言，全都憂疑起來。申屠宏更和阮徵、李洪幾生患難，骨肉至交，正想詢問：「李洪在內，怎未看出？這兩個對頭的師父是誰？」易、李二人尚義性急，好友同門，均所關心，已經紛紛請問。李寧卻向申屠宏道：「你未見李洪，以爲他不在內麼，七寶金幢神妙無窮，任何隱形妙法均無用處。當運用時，千百里內人物來往，均可由內查看。李洪也真膽大，他原是背師行事，不特同去，並代二女主持心燈。見你去後，恐遭勸阻，所以隱形。在金幢中看出各方妖邪強敵紛紛趕來，防你衆寡不敵；又恐你對敵時久，誤了花無邪取經之事，纔令二女現形示意，催你快走。內中人本可隨心隱現，你自然看他不出。阮徵非但脫困，並將屢生宿孽化去，連受將近兩年的磨折，終以堅誠毅力戰勝，未施一點法力。結果對方也受感化，同受其福。他那對頭原是個女子，此女之父便是你所遇頭頂蓮花兩幼童之師。所居在雲南高黎貢山西南，與緬甸交界的火雲嶺絕頂神劍峰上。你與阮、李二賢侄幾生至契，此時聽我一說，你想必知道了。」申屠宏聞言，得知阮徵夙孽居然化解，不禁驚喜交集。英瓊笑道：「這家父女師徒是誰，如此厲害？爹爹怎和申師兄打啞謎，不說出來呢？」

李寧道：「你們遲早必知底細。一則，此事說來話長，我就要走，無暇多言；二則，此人現雖改歸佛門，嗔念猶存，更與有名異派散仙蒼虛老人同一積習：人如無知相犯，他並不以爲意；如知是他而與對敵，或他自道姓名仍不認罪服輸，必殺無赦。至今未參上乘佛法，也由於此。但他所習法術和兩件法寶，實具釋、道、正、邪諸家之長，別有妙用，決不可以輕敵。我料謝琳必樹強敵，你們與二女至好，若知此人姓名來歷，也許遇事還可相助。他見你們末學後進，又這等好資質，不特不致爲難，弄巧故意任你們解圍而去。但他姓名來歷，必在你們去時說出。二次相遇，再與爲敵，便須由他喜怒行事，難於逆料了。此事得知，反有害處，先說做甚？來日方長，足夠你們應付。以前所說，務須謹記。我們已經遲了些時，花女正在危急，另外雖有救星，仍非我和你朱師伯去，難收全功，我走了。」英瓊等知留不住，方欲恭送出洞，李寧笑說：「無須，我二人自會飛出。我去十日之內，此處便有事故，最好暫時守洞待敵，不要無故輕易外出，事雖一樣，到底要省好些心力。」說罷，將手微揚，一片金光閃過，便帶了申屠宏衝開禁制，飛將出去。

申屠宏滿擬遁光已隱，路過大咎山，還可就便觀察。後見李寧竟自繞越過去，徑飛崆峒，不知何意，祇得罷了，心中仍是惦念李洪不置。飛行神速，比來時還要快得多，不消多時，已離崆峒山不遠。遙望珠靈澗，煙光交織，風雷大作，惡鬥方酣，暗忖：「此人與番僧爲敵，自是花無邪的援兵，怎也看不出他來歷？」心念纔動，人已飛抵當地上空。李寧忽將遁光停住道：「花無邪的好友呂璟，竟背師命來此，現與雲南二惡正在相持。大番僧魔法頗高，花無邪真形已被攝去。我們到得恰是時候。早來，呂璟尚未趕到，花無邪不與見面，將來難免又生枝節；如到稍晚，天殘、地缺感念花無邪借符之惠，必先出手，二惡自知不敵，必有毒計。固然禪經不會落於他們之手，今日已是第三日，二惡晶球視影祇能查知大概，玉碑有佛法禁制，不能洞悉微妙，後部禪經再有一二日便要隱去。如被施展魔法，將碑沉入地底，連取前部禪經也費事了。我自起身，便用佛法隱蔽，番僧尚無所知。你可在崖左近隱形埋伏，祇見洞頂冒起祥光，速將你那金環、神砂放出，以防二惡見勢不佳，施展崩山下策。」說罷飛去。

申屠宏再用慧目往前一看，珠靈澗崖頂已被魔法揭去。番僧所用三十六相神魔，各由所持兵刃法器之上發出風雷烈火與各色光華，四面圍定，正在朝下猛攻。洞前站着一個丰神挺秀的中年書生，右手掐着靈訣，左手平舒，托着一個形制古雅大纔五寸的小香爐，由爐中心發出一股青色煙光。初出細纔如指，又勁又直，越往上越粗，到了空中展布開來，化爲一座極大穹頂光幕，將全崖洞一齊罩住。四外妖光雷火爲其所隔，雖然急切間攻打不進，書生面上已現悲忿之容。料知此人必是陽阿老人之徒呂璟無疑。花無邪真形爲妖法所攝，人必昏迷，失去知覺。

申屠宏方在尋思，忽聽大番僧麻頭鬼王喝道：「呂道友，我原料今日之事未必順手。但是此經，我和令友均非此不可。我此時已不想據爲己有，祇求容我二人將全文讀上一遍，經仍任她取走。你且問她，心意如何？」隨聽花無邪接口道：「蠻人無信無義，王哥來時已經上當，幾爲所算，不可睬他。何況禪經上部被我藏起，眼前除我，祇幾位長老、神僧能解。經聲已住，雖然後部禪經尚在碑上，日內也要隱去，就令他讀，必難通曉。況我適纔真形被他攝去，此時有佛門至寶防身，固然無妨，將來魔劫終於不免。我志已決，再挨一會兒，蠻人多年苦煉的神魔便化爲烏有，他能逃生，已是幸事。此說分明又是詭計，等我容他入門，再用邪法連人攝走，逼索經解，再加楚毒。我如不是尚有些事未了，本拼以身殉道，早晚一樣，已經豁出去了。你理他做甚？」二番僧聞言，面色越轉獰厲，同聲怒喝道：「小狗男女，不知好歹！佛爺如此委曲求全，你偏不聽。今日不將你們擒去，受我煉魂之慘，你也不知厲害。」說時，將手一揚，先前法臺上的兩朵血焰蓮花忽又出現，往洞前飛去，勢子卻緩。大番僧又厲聲喝道：「你們留意，再不降伏，

我這蓮花往下一合，你那法寶立毀，人也成爲灰燼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先是一道祥光由洞中升起，到光幕頂邊停住。申屠宏見李寧發出信號，忙即現身，把伏魔金環與天璇神砂一同飛出手去。緊跟着，又聽兩人怪聲怪氣，接口冷笑道：「祇怕未必。」那聲音聽去甚遠，似在後山一帶，但是來勢神速已極。話完人到，兩個死眉死眼的黃衣怪人，已在空中現身。四外空空，凌虛而立，一揚左手，一揚右手，看神氣，似要往那兩朵血蓮抓去。

申屠宏剛看出是天殘、地缺兩老，不知怎的，祇現身一閃，忽然不見。同時一道佛光，金虹電射，由當空直射下來，晃眼展布，將那三十六個身高丈六、相貌猙獰的有相神魔全數罩住。同時在西南天空中，又有一片青霞電駛飛來。這原是瞬息間事，又是同時發動，勢疾如電。番僧瞥見申屠宏突然現身，天璇神砂金星電射般潮涌而來，方覺此寶厲害，天殘、地缺又現，不禁大驚。但心仍不死，咬牙切齒，待作最後一拼，未容打好主意，佛光已將神魔罩住。愈發手忙腳亂，忙即行法回收，已是無及。青色光幕忽然撤去，下面祥光突涌，佛光往下一合，祇閃得一閃，神魔全數煙消，心靈立受巨震，知已受傷不輕。總算神魔已爲佛光所滅，不曾倒戈反噬，功力又深，一有警兆，立將心神鎮住，不曾反應昏迷。知道對方救星雲集，再不見機，萬無幸理。以爲血蓮尚未飛抵洞前，未受波及，還可保全。慌不迭將手一招，並縱起魔光，待要帶了逃走。不料申屠宏臨敵最是機智穩練，伏魔金環早已準備應用，佛光一現，更不尋思，一指滿空霞雨金星，改朝番僧衝去。金環也化作一圈金霞，脫手飛起。一見番僧手忙腳亂之狀，忽然想起二惡數還未盡，兩朵血蓮乃魔教中心靈相應之寶，如能破去，日後害人，便要減少許多兇焰，豈不也好？心念微動，金霞立向血蓮飛去，恰好迎個正着。神砂星光再返捲回來，兩下裏一湊，相次裹住，隨化血雨爆散，金霞再一閃動，全都失蹤。二番僧一見如此厲害，當時亡魂喪膽。百忙中又聽空中有老人口音大喝道：「我向來不打落水狗，來晚一步，便宜你們多活十數年，結局仍須死我門人手內。逃生去吧。」二番僧已經逃出老遠，猶覺聲如霹靂，聽去心脈皆震，哪裏還敢稍爲遲延，就此逃去，祇把花無邪恨入切骨。不提。

番僧剛逃，便有一幢金光祥霞涌起一座神碑，左右分立着朱由穆和李寧，由崖洞原址冉冉升起。朱由穆朝下面點首說道：「我二人急於護送神碑，往復師命，不及與道友敘闊。令高足來此，實出不得已，還望道友從寬發落。我們改日登門拜訪吧。」說罷，佛光忽隱，不知去向。申屠宏再看洞前，立着一個白髮白鬚，面如紅玉，黃衫朱履，手執佛塵的老人。呂、花二人分別拜倒在地。知是在海外閉宮隱修多年，新近方出走動的呂璟之師陽阿老人。方想上前拜見，老人已指着呂璟說了幾句話，青霞微閃，便自飛去。近前

一看，呂璟滿面愁苦悲忿之色。花無邪仍是那麼玉立亭亭，神態從容，手上托着一個布口袋。見了申屠宏，先爲呂璟引見，然後說道：「此次多蒙道友相助，且喜大功告成。這布口袋內便是神碑、藏珍，連前番所得，共是九件。禪師留有遺偈，除道友前收伏魔金環、西方神泥，與李道友所得金蓮寶座以外，尚有一粒龍珠，我暫借用。袋中共有五件奇珍和四十九粒化魔丹，此時還不到開視時候，道友帶回仙山，妙一真人自有分派。我這次因呂道友知我危急，拼受他師父重責，持了師門鎮山之寶來此應援，幾爲邪法所污。陽阿老人原知此事因果，祇爲一時疏忽，爲佛法所掩蔽，沒算出采薇大師護送神碑一節。由海外施展他多年未用的太清仙遁趕來，到得恰又稍緩須臾，見此情勢，越發不快。如非采薇大師前生曾與交好，行時說情，呂道友受累更重。就這樣，行時仍罰呂道友回山，將一十九爐靈丹煉成以後，尚須鞭打一頓，罰在外面乞食數年。煉丹雖苦，於修爲上反有進益。那行法的蛟影鞭，卻是難禁。最厲害是那行乞，事前本身法寶法力全要追去，直比凡人強不多少。更不許受人分文和向朋友求助。他生性耿介，日月又長，如何熬得過來？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身後有人接口道：「花姑娘，不必爲令友擔心，此時且先顧你自己的事吧。」三人一看，正是淩渾，忙同禮見。淩渾不等發問，便先說道：「我和乙駝子以前專喜逆數而行。近聽朋友之勸，雖不似以前那麼任性，有時仍按捺不下。爲了花姑娘心志堅強，愛莫能助，事前早和駝子、老猿商量，知道朱、李二位今日必到，並且一切均已算定，我們事前趕來，至多不令番僧攝去真形，結果花姑娘仍不能免難，反倒因此遲延歲月，多生枝節。與其這樣，何如釜底抽薪，給雲南二惡苦喫，先出點氣，使其異日再煉有相神魔，難於成功，而那魔火威力，也因此減少大半。比起來此助威，實強得多。定數所限，仍難盡如人意。我原想和駝子夫妻分頭埋伏在番僧去路左近，算計神魔一亡，他們必遁走。卻沒想到駝子有事他去，陽阿老人也會趕來。我們俱知此老輕不出手，出手便是辣的，向無虛發。他在島宮閉關二十六年，連上次峨眉開府均未得去。近甫開宮出外走動，匆促之間，未及推算，以爲番僧必無倖免。哪知他來得那麼雷風暴雨，其勢洶洶，竟連手也未伸。番僧因受你們幾面夾攻，連受損害，心膽皆寒，再喫他擋住去路，竟嚇得捨了回去正路，往相反方向逃走。我們看出番僧元氣大耗，將來魔火風雷雖仍厲害，祇要禪功堅定，苦厄雖所不免，難關必能渡過。駝妻韓仙子，想與老人見面敘闊，並代呂道友求情，知他飛遁神速，已經趕向前去。適聽傳聲相告，呂道友罰仍不免，本身法力卻不加禁閉，那一頓長鞭也從寬不打了。我沒有追去，知道你們定必擔心，特意來此送信。以後不論甚事，我必竭力相助便了。」呂、花二人拜謝不迭。淩渾道：「我不喜人謙恭多禮，無須如此。還有你二人，一個要趕回海外領責，一個來日有大難，今生所用法寶也須準備。尤其令師遺留的那件錦雲衣，務須貼身穿好。龍珠用完，你祇要

心念峨眉，高呼大雄禪師法號，自會飛走。有此至寶護住元神，應劫之時，可免好多苦難。不過全身快被魔火化盡時，必須留意便了。你們先走吧。」花、呂二人立即應諾，分別拜辭，一同飛走。

申屠宏見二人走時，花無邪還不怎樣，呂璟卻在暗中切齒，悲忿已極。想起花無邪這麼好一個志行高潔的修女，不久便喫雲南二惡用魔火化煉成灰，再受十四年煉魂之慘，稍一疏忽，元神也爲地火風雷所化，身受如此慘酷，朋友一場，愛莫能助，好生忿慨。淩渾見他義形於色，笑道：「他二人原是歡喜冤家，已經歷劫五世，女的夙孽更重。到了今生，因受芬陀大師點化，方始勘破情關。再經十四年苦厄，脫困出來，便以元神成真。呂璟也必受她點化。此舉於他倆人實有大益，本人心志又強，不便逆她。否則，我們助她脫難，豈不易如反掌？祇是蠻人下手慘毒，明知不行，仍想由此女口中逼出梵文經解，並且居心險詐，便此女肯獻出來，仍是難免，令人不忿而已。你與她也頗交厚，如不服氣，乘着師長未回，何不找點事做？還有你那徒弟，怕你不肯帶他，你又再三禁阻，不令來此探看，急得在山口外不住背人祝告，眼都望穿，你也應該把他帶走纔是。」申屠宏便說：「我不放心李洪，欲乘恩師未回以前，就便往大咎山一行，尚不知能去與否，如帶龍娃，未免不便。意欲先往囑咐他幾句，大咎山事完，再來帶他同行。還有花無邪之事，既承師叔見示，此女實是可敬可憐，不知有無方法，使其減少苦孽？仍求師叔賜示。」

淩渾笑道：「這兩件事，我早想好。你先往大咎山去，別處你還有事。事完照我柬帖行事，內有靈符一道，去時應用，便不至被蠻人覺察。他們原是雲南玉樹烏龍族中兩個蠻子，幼時在海心山採藥，本是踏冰過去，不料附近火山爆發，海中冰解，無法迴轉。爲避狂風，誤入魔教中一個主腦人物所居魔宮地闕以內，巧值每三百五十年一次開山之期，不但沒有送命，反留在宮中百零九日，除傳授魔法外，又賜了兩部魔經。並說西崑崙有一破頭和尚，乃他師叔，命持魔經前往求教。蠻人將人尋到，煉成魔法以後，橫行雲南，無惡不作。破頭和尚是個漢人出家，得道早數百年，人更兇惡乖戾。因和血神子鄧隱爭奪魔教中祕籍血神經未成，反遭大敗，心中忿愧，立誓此仇不報，決不出世。蠻人本與他貌合神離，這次劫奪禪經，本來欺他閉居山腹，不使與聞。現見花女大援甚多，又知血神子已經伏誅，必往求助。禿賊前在西崑崙山腹隱居，禁閉甚嚴，與外隔絕。本是負氣苦修，入定多年，竟將一次劫難避過，越發自恃。不知修道人的本身劫難，非到臨頭，極難盡悉天機微妙。蠻人前往一說，定必靜極思動。如將此人除去，功德不小，並免花無邪每日魔火風雷之外，更受金刀煉魂之厄。就便再給蠻人一點苦喫，豈不也妙？我看龍娃喜氣已透華蓋，決無兇險，祇管帶去。如不放心，你將他放在大咎山北山谷崖洞之

內暫候，事完同走便了。」

申屠宏料無差錯，方在應諾拜謝，淩渾人已飛走。忙趕往谷外，龍娃果然獨坐谷口，向內探頭遙望。見面喜極，便同往他家中，給乃母留了一些金銀，然後走向無人之處，往空飛去。龍娃對師親熱異常，從見面起，老是喜形於色，把師父叫不絕口，不住請問對敵情形和往返幻波池經過。申屠宏本就愛他天真，素性又極和易，見他問得甚詳，心想：「此子根骨雖差，但極聰明至誠。本要帶他在外經歷，此時所問，俱是本門師執尊長名姓法力和諸妖邪的來歷，而幻波池地闕仙景，日前也聽自己談到，卻未問起，也無慾羨之意。小小年紀，竟能逐處留心，分別輕重，實是難得。」心中一喜，便有問必答，不厭其詳。龍娃一一記在心裏。仗着師父帶了同飛，天際罡風吹不上身，問答方便，竟連大咎山斗法起因及此時情形，全聽了去。師徒二人且談且行，不覺行抵大咎山絕頂不遠。依了龍娃，還想跟去。申屠宏終覺累贅，不令同往，先往北山谷中降落。遙望絕頂之上，雙方似在相持，佛光祥霞，反倒加盛，不似上次經過時隱晦，看出謝、李三人正佔上風。這班妖人，均非弱者，本心爲防李洪誤傷那兩個頭戴蓮花的道童，意欲覷便解圍，不令樹此強敵。照所見形勢，謝、李三人分明着重化煉毒手摩什，仗着七寶金幢防護，未怎出手。自己守着李寧預囑，既未打算助其誅殺妖邪，稍爲延遲無妨。

當地鄰近魔窟，龍娃無甚法力，隻身在此，休說遇上妖邪一流，便厲害一點的猛獸，也禁不住。雖有李洪所傳法術和隱形絹符，但是學習日淺，功力不夠，祇能用來防禦蛇獸，如遇妖邪，反而有害。絹符雖可以隱形飛遁，但又人地生疏，不知逃處。再因事急尋師，遁往山頂，更是可慮。本門隱形已極神妙，天蟬葉此時實是多餘，便取出來交與龍娃，傳了用法，擇好藏伏之處，令其將身隱起，不可出現。爲防萬一，並在外面下了一圈禁制。龍娃大喜，立即跪請傳授，說：「師父去後，不知久暫，適見附近果樹甚多，如知收撤之法，便可隨意出入，弟子決不遠走便了。」申屠宏也覺這地方是個窄小隱僻的崖穴，龍娃年幼，獨個兒禁在內，也實氣悶，一個忍受不住，走出圈去，便不能再返原處。本想傳以出入之法，再見兩手牽衣，依依膝前，仰望自己誠求之狀，一時憐愛過甚，竟連收發口訣也同傳授。初意還防他功力大淺，到時遺忘，或是臨事疏忽，想將衣襟割下，留道靈符備用。哪知龍娃向道誠切，逐處用心，加上服了陽阿老人兩粒靈藥，靈智大增，自從領了本門心法，日常勤習，數日之隔，居然大有進境。因見師父常用此法封禁學塾，每次旁觀默記，除功力不濟，不能由心運用，便生極大威力妙用，仗以擒敵，外人決難發現侵入，單是收撤復原，竟是一學就會，毫不費事。出手更是謹慎從容，一點不慌。申屠宏見他如此勤勉向上，自然更放心嘉許，囑咐了幾句，便即起身飛去。

龍娃初次學會本門禁法，高興非常，師父走後，便在洞外演習，始而還用天蟬葉隱身。嗣一查看，那山谷隱於亂山危崖之中，四面更有高林掩蔽，巖穴左近草莽繁茂，高可過人，端的隱祕已極，覺着這等地方怎會有人到此？不由膽子漸大起來。又想起師父昔曾說起，本門禁法威力甚大，外人決看不出；即或外人心生疑念，強行闖入，不死必傷，或者昏迷成擒。雖然初學，功力太差，多少總可生出一點妙用，意欲尋點物事，試上一下。無如天蟬葉也是初學，人在禁圈之內，自不須此；一出圈去，便須如法施爲，始能隱形：一心不能兩用，暗忖：「此地決無人來，便師父也說防備萬一，事出多慮。一會兒工夫，有甚妨害？」便將天蟬葉收起，走出圈外。先尋了塊山石，假當敵人，往禁圈中投去。接着按照師傳發出法訣。祇見一片金霞閃過，石成粉碎，一點也未侵入，越發高興。連試了幾次，俱是如此，不論是石塊，是樹枝，全部一觸禁網，立即碎裂四散。意猶未足，又想尋個活東西試試。哪知當地野獸甚少，先在附近一尋沒有，不由往前走去。等走了半里多路，忽想起禁法厲害，自己不過借以演習，卻要白害一條生物性命。那蛇虎等猛惡毒物，又制它不住；兔子一類小生物，俱都與人無害，無辜弄死，豈非造孽？念頭一轉，忙往回走。快到崖側，似有金碧光華一閃即隱。龍娃無甚經歷，光又細如遊絲，斜陽影裏也未看清，同時想起：「先前原和師父求說，決不遠走，如何忘卻？雖然師父不在，也無甚事，終是違背師命。自身根骨又差，好容易有此仙緣遇合，理當時刻仰體恩師心意行事纔是。祇要用心勤學，將來飛劍、法術全可學會，忙這一時做甚？並且師父已去了好些時，想必快要回轉。行時曾說自己坐功長進，與其出外貪玩，何如去往洞中打坐？既可用功，還討師父喜歡，多好。」心中尋思，禁法已撤，便走將進去。

這地方本是危崖之下一個洞穴。左近還有兩洞，比較高大，但頗污穢。這洞雖小，地勢卻好，外面還有丈許大小一片石地，上面危崖前覆，更有藤蔓下垂擋住入口，本不易爲人發現。再一設上禁制，外觀一片側壁，決不知內有洞穴。申屠宏行事謹慎，那禁圈又藏在藤草之後，除非來人揭藤俯身而入，便走到崖前也不相干。龍娃因覺不該走遠，回洞時心中想事，稍爲呆立了一會兒，方始走進。剛把禁制復原，用功打坐，忽聽破空之聲甚是勁急。龍娃知道師父飛行之聲細微得多，不特沒有冒失出外，反將天蟬靈葉取出，準備隨時可以運用。方始伏身崖口，隔着禁圈往外張望，目光到處，兩道白光已自凌空飛射，落向谷中，現出兩個白衣少年：一個長身玉立，丰神俊秀，手持一柄玉如意，背插一口寶劍，腰繫一個白玉葫蘆；一個身矮微胖，方面大耳，相貌醜陋，背插雙劍，兩手各持一鏡，斜對着四面亂照，鏡光遠射，宛如銀電，不時向左手鏡中注視，似用鏡光照看，搜索甚物事情景，面色也極緊張。龍娃近來耳濡目染之下，已稍能分別邪正，暗忖：「大咎山頂鬥法正緊，這兩人劍光、寶光均不似妖邪一流，來路又與山頂一面相反。自己在此半日，從未離開，並未見甚事故，這兩人如此搜索，必有原因。」忽聽身後似

有極輕微的聲息，心中一動，忙將天蟬葉隨手一晃，隱身縱向一旁。

龍娃回臉細看，洞中竟多了兩個十五六歲的幼童，各穿着一身蓮花短裝，赤着雙足，臂腿裸露在外。都是星眸秀眉，面如冠玉，頭上戴着一頂金蓮花，前髮齊額，後髮垂肩，相貌甚是英美。裝束一色，身材高矮也差不多，比畫兒上的哪吒、紅孩兒還要好看得多。內中一個已經受了重傷，頭面身上好些血迹，滿面忿激之容，倚着牆壁，坐在地上。一個本來掩向身後，不知是何用意。因見龍娃忽然隱身飛遁，神色似甚驚惶，先朝外面匆匆看了看，將手一揚，回身說道：「我弟兄二人，因受仇人追迫，偏我哥哥受傷。仇人空中佈有羅網，難於逃遁，來此暫避，並無惡意。我知你就在我前面，如蒙相助，異日必有重報。這裏說話，外面決聽不出，就被發覺，來人於你也無妨害。你如願意，請即出現商談。否則，我弟兄死不皺眉，也決不強人所難，祇要答一個不字，我們便走如何？」龍娃素具俠腸，一見兩人這身裝束相貌和李洪相仿，本就心生好感。等話說完，忽然想起：「來時師父所說往幻波池諸人，路上所遇頭戴金蓮花的兩幼童，正是這等打扮，並還說起這兩人來頭甚大，此次幫助妖黨，必是受人之愚。師父趕往大咎山，便恐李師叔不知底細，與人結怨，意欲相機化解，或到事急，助其逃去，不料在此相遇。追趕這兩少年的，照那遁光，決非師父所說本門尊長。好在不要出手，樂得助他，爲李師叔解冤。」想到這裏，立時收了天蟬葉，現身出來，笑問道：「二位道長，祇要有用我之處，力所能及，我必盡心，不知有何話說？」龍娃原因師父常說，在外對人務要謙和；又因初遇李洪，那高法力，卻是一個小孩；自己初次從師，甚麼都不會，一心對人謙恭。以爲師父雖未細說，既肯爲這兩人解圍，必是師父同輩，所以這等說法。

兩道童見龍娃如言現身，已現喜容，再見詞禮甚恭，越發喜他。立的一個便湊近前去，拉着龍娃的手笑道：「我也知你無甚法力，但你那隱身法和這五行禁制，均極神妙。我先見你禁法，頗似敵人一路，祇一發現我們，撤去禁制，仇敵立時尋來。固然我們還有脫身之法，但受傷終所不免。起初對你也無十分惡意，祇想將你制住，以免壞事。你隱身遁走以後，想起這等行事有欠光明，非我弟兄所爲，因此和你明說。爲防萬一，我並還留有退步。不料你小小年紀，竟有這等膽識義氣。此時彼此莫問來歷，免你事後爲我們受過。我們也別無所託，祇要在我們仇敵羅網未撤，人未離去以前，同我們隱藏洞內，你也不可出去。還有你那隱形法寶，甚是神妙，我也不便相借。萬一仇人識得禁制，搜尋進來，你祇和我弟兄立在一起，由你行法，一同將身隱去，出洞不遠，我便將你放下，自行遁走。你如能答應，將來不論甚事，祇要你一開口，我必照辦，另外還送你兩件法寶。你願意麼？」龍娃也是福至心靈，記準師父化解之言，暗忖：「師祖仙府中法寶多着呢，祇要我向道堅誠，必有賞賜。旁門法寶多是妖魂魔鬼所煉，我已見過，哪有師父

師叔的好，誰稀罕它？」隨口答道：「些須小事，理應效勞。我知二位道長法力甚高，這次必是不留神受了人欺。法寶、飛劍，將來師父自會賞賜，外人的多好也不想要。萬一將來有事相求，二位道長如能答應，卻極感謝。」道童聞言，喜道：「你這人真好。實不相瞞，本門法寶也難送人，本想另外尋找，否則現在就送你了。你竟不起貪心，我也不再勉強。既是這樣，將來無論天大的事，祇要你一言，我弟兄必允便了。」

龍娃忽想起師父不令他離洞，少時如何同人隱身飛走？話已出口，無法挽回，後悔末一節不該答應。洞外兩少年本在谷中四處持鏡查照，搜索甚細，這時忽然尋近洞外，正在說話。兩道童面色立變，臥地的一個也被同伴扶起，打一手勢，同湊近前，一邊一個，將龍娃夾在當中，令其暗中戒備。龍娃知不能抗，再說已經答應了人家，轉不如放大方些。便將天蟬葉取出施爲，先將身形一同隱起，以示踐言。二童同聲喜謝，悄說：「就被仇人破法衝進，也無妨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兩少年已尋到洞外立定，一面持鏡四下查照，面上同帶驚奇之色。祇聽高的一個說道：「師兄，此事奇怪，莫要被這兩個小鬼滑脫，卻累我們白費心力呢。」矮的一個忿道：「憑我這兩儀天曇鏡，所照之下，決難逃脫。何況我們追他們走時，知道小鬼精於玄功變化，滴血分身，老早便把如意五雲羅暗放空中。大的一個，又爲謝、李三位道友所傷。祇可惜事前未用寶鏡，稍爲疏忽，喫他用兩滴鮮血化成兩個幻影，往相反一方逃走。等到警覺，你將幻影破去，我用寶鏡查看，落在此地。雖然搜尋不出，但是人如逃出千里以外，陰鏡人影定必消滅。如今陰鏡人影尚在，陽鏡卻不現形。如用魔法隱藏，鏡上又無形迹煙霧之類出現，真個奇怪。我料人必在此，如不尋到，用那根鎖心神索將其制服，迫令立下誓約，將來必是隱患。如何可以大意呢！」高的道：「你休看寶鏡一照之下，物無遁形。但師父說，此寶靈效仍非極品，如遇峨眉、青城兩派玄門正宗禁制或佛法禁閉，便照不出。莫非正教中有人暗助小鬼隱藏麼？」矮的道：「師弟你倒會想。謝家姊妹是佛門高弟，與各正教中長老門人多有淵源。李洪更是寒月大師門人、妙一真人之子。他三人在此誅戮妖邪，連我二人遇上此事尚且相助出力，豈有反幫對頭之理？」高的道：「這事難說。你沒見李洪喊他大哥的那位麻面大頭道友的行徑麼？如不是他用伏魔金環擋了一下，小鬼怎會遁走？至今我還疑他有心賣放人情。如非李道友和他那樣親熱，又親見他殺死兩個妖邪，真要當他奸細呢。我們先前不問這事也罷，如今鬧得勢成騎虎，不將小的制服，回山一播弄是非，老的必不甘休。師父又快閉關證果之時，已爲蚩尤墓中三怪延遲了些日，豈不又要爲此操心？」這時天空中忽有云光閃動，兩少年好似有甚急事發生，各自眉頭緊皺，將足一頓，破空飛走。

道童道：「蒙你相助，仇人因恐所佈五雲天羅爲毒火邪焰污毀，趕忙撤去。也許另外還

有甚急事，不欲再尋我們晦氣。現雖飛走，但是仇人詭詐，又持有兩面寶鏡，一離此洞，便易被他發現。平日無妨，此時我們有人受傷，元氣已耗，好些法力不能施展，飛行也較往日要差得多。仍望你始終如一，用這護身法寶，將我二人隱送五百里外，便不愁他追上了。」龍娃聞言嚇了一跳，隨他們逃往近處已是違背師命，如再遠出數百里外，休說無以對師，自己不會飛行，怎得回來？方想據理力爭，問他們前後之言爲何不符？忽聽耳側有人低語，令速允諾：「遠出無妨，自有人去接你，也不會令你走出那麼遠。」聲音極低，料是師父傳聲，心膽立壯。同時側顧受傷的一個，大汗洋洋，面色愁苦，似已難支。發話的一個似見自己遲疑，也現出不快神色，於是忙答道：「我原在此等候師父，又無法力，不會飛行，惟恐走遠相左。現見這位道長受傷頗重，想必急於回山醫治，好在師父法力甚高，自會尋找。祇好豁出受責，陪着二位道長同行了。」道童聞言，喜道：「本來我不令你遠送，無奈實逼處此。大咎山敵人祇小寒山二女和一小孩。你那師父，可是先前仇人所說的大頭道友麼？」龍娃答說：「正是，雙姓申屠。」道童又道：「有一阮徵，你可相識？」龍娃原聽師父說過，忙答：「那是我師叔，入門未久，尚未見過。」道童朝受傷的一個對看了看，隨道：「我本不肯食言相強，你如不願同行，還須冒險出探。既蒙相送，就此走吧。」隨令撤去禁制，龍娃依言收法。祇見金碧光線閃得一閃，便即隨同凌空而起。剛同飛過兩座山頭，道童忽然側顧喜道：「仇人不知何事，竟未終場而去。今日之事，祇這兩人可惡，無須遠送了。」隨說，隨同下降到地，說道：「此地離你原處祇六七十里，本想送你回去，無如事正緊急，祇好由你跋涉，徐圖報德了。詳情無暇細說，如見令師，祇說我二人近和他好友阮徵有交，今日甚感令師徒盛情。令師必知我姓名來歷，不致再累你受責了。」

龍娃原從李洪學會隱形飛遁之法，祇是所去須有一定地方，不能隨意飛行和遠出百里之外，聞言方答：「幾十里路，自會回去。」二童已經相扶飛去，一道金碧光線，破空入雲，轉眼無蹤。龍娃心想師父已知救人之事，並還願意命人來接，好生欣喜。收了天蟬葉一看，四外並無人影，以爲人還未來，或是誤聽。好在路近，正待行法自回原處，哪知遁法失效，連試三次未起。眼看夕陽已快落山，算計不會有人來接。這六七十里山路，跑多快，也須兩個時辰，不走又不放心。正在愁急，尋路回跑，剛一舉步，忽聽身後撲哧一聲笑道：「你這娃兒，竟敢暗助敵人，放他們逃走，膽子不小。」龍娃聞言，大驚回看，正是李洪，不禁大喜，忙喊：「師叔！」跪拜在地，急問：「師父可曾怪我？我是照師父口氣行事的。」

李洪拉起笑道：「你這娃兒，專會取巧鬧鬼，這便宜又被你撿上了。不過，田氏兄弟平日雖然好強，危急之際，也顧不了許多，彼時如不允助他，就許喫虧，連天蟬葉也被奪

去。你師父見你遇事留心，應變機警，竟能體他心意行事，也頗高興。我起初原恨他二人黨惡助邪，後知受人愚弄而來，本已不想傷他倆。你師父再趕來傳聲相勸，我正想逼他們回去，不料謝二世姊的滅魔大法發動，即此已是他倆的剋星。偏巧玉洞真人岳韞師叔兩個門人孫侗、于端，自在武夷見到謝家兩姊妹，便刻意結納討好。因聽人說起火煉毒手，田氏弟兄助邪作梗之事，他知田氏弟兄所煉魔法已得他師父尸毗老人真傳，近一甲子。乃師皈依佛門雖然未參上乘佛法，法力卻極高強。他兩弟兄最得寵愛，又學了好些本領，更有獨門飛劍、金碧神鋒和幾件神奇法寶，甚是厲害，恐謝家姊妹功敗垂成，竟把師門幾件鎮山之寶全帶來了，恰在緊急時趕到，兩下夾攻。如非你師父故意放出金環佛光擋了一擋，田氏弟兄休想全身回去。就這樣，田琪還受了重傷，元氣大耗，幸得田瑤用滴血分身護了乃兄，纔得逃走。孫、于二人祇顧討好，一面發出五雲天羅，一面用寶鏡照形追趕。既要和人作對，又怕人家師父，打算追上，乘其受傷挫敗，有力難施之際，強行擒制，迫令服輸。祇要不再與妖邪一黨，回去不向乃師訴苦報復，便即放手，永罷干戈。也不想想，對方師徒是甚人物心性，田氏弟兄豈是受人強迫，便肯服低的？並且這次如非先爲滅魔神光所傷，孫、于雖有師門至寶，也制人家不住。就被追上，乘人於危，如何肯服？

「這兩兄弟照例同共禍福，一見不妙，定必鋌而走險，拼捨肉身，祇將元神遁去，雙方立成不解之仇。老的把這兩人和他一個前生女兒珍愛如命，以前鬧了不少事故，由魔歸佛，以致苦修多年，至今不能證果，全是爲了保全他們。你阮師叔那麼高法力，如非師門淵源，老的近來脾氣略改，前年也幾乎死他手內，憑這兩人便想制服，如何能行？但他們自信大甚，素無交情，無法勸阻，已然對你師父生疑，如何化解，恰巧你阮師叔同時隱形到來，將我喚出金幢寶光之外，匆匆說起他與田氏兄弟淵源。可惜定數所限，晚到一步，不及阻止。你師父知我已無敵意，他正會同你阮師叔合用天璇神砂防護，又有強敵侵擾，不能分身，命我隱身趕來，相機化解。我到時田氏弟兄正與你相見，孫、于二人也自尋來，我一面傳聲與你師父，一面令你允諾。正想暗護你們三人，設法愚弄孫、于二人，遁出雲網之外，不料又來強敵。那雲網天羅，原與寶鏡相輔爲用，大咎山上空已喫神砂、神泥寶光籠罩，多厲害的邪法，也無所施。想是孫、于二人討好過甚，仗着此寶可以如意展布，又相隔不遠，於是連大咎山頂一齊罩住。本來妖人一見天璇神砂，定必知難而退，因爲雲網所隔，你阮師叔把寶光隱卻十之八九，來勢又急，匆促之間，沒有看清，一到便用魔火陰雷往上硬衝，雲網差點爲其毀去。等到二人警覺收寶，他們的師父又在行法催歸，祇得懷着鬼胎趕回山去。總算雲網未破，妖人冒失下衝，喫神砂裹住，毀了兩件厲害法寶，負傷逃走。我先見孫、于二人說得頗好，法力也不弱，行事卻如此冒失，看去好笑，不知是何緣故。田氏弟兄起初也是屢生修積，根骨甚厚，本來

早該成就仙業，祇爲一點夙孽，轉世不久，便喫他這位老魔頭由危難中救出，收歸門下。二人也真忠於乃師，誓不他投，立意隨同乃師，以旁門魔道修成。近一甲子，方始隨師改習正教。平日祇是任性恃強，恩怨心重，雖與左道來往，有時遇事相助出手，本身卻和乃師一樣無甚惡行。我前生曾經人指點，見過一次，不曾交言。他們說話最算數，所允之言，必能照辦。這次他們和謝家姊妹仇怨不輕，孫、于二人更無庸說，將來如由你化解，就太妙了。」

龍娃知要起身，涎着臉笑道：「那山洞又窄又暗，師叔還叫我回去麼？」李洪笑道：「你這娃兒，真個膽大，莫非還想跟我到大咎山頂去麼？」龍娃恭答：「有師叔攜帶，不論哪裏我都敢去，弟子還想聽那盜心燈的事呢。」李洪道：「熱鬧的事多着呢，豈止盜取心燈一件？此時火煉毒手正當緊急之際，無暇多言。我且把你帶去，事完問你師父吧。祇今日情勢，比珠靈澗還要厲害。雖說毒手摩什原身早死，元神也將化完，但他煉就三尸元神，玄功變化。軒轅老怪邪法甚強，接應人多。稍被逃走一點殘魂剩魄，早晚復原成形，仍是隱患。又有妖黨環伺，乘隙發難。到時務用天蟬葉隱身，緊隨我身側，連話都不可說呢。」龍娃大喜應諾。

李洪正待起身，遙望大咎山頂，霹靂連聲，滿空星光霞雨四下飛射，先前隱伏在天璇神砂光幕之外的一些妖雲邪霧，全被太乙神雷擊散。隨見四五道深赤、暗綠和烏金色的妖光血焰，帶着極淒厲的異聲長嘯，分頭逃走，其急如電，晃眼遁向遙空暗雲之中，一閃不見。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道：「我上阮二哥的當了。」龍娃問故，李洪朝前山看了看，笑道：「你師父和阮師叔知道光幕之外必還隱伏着不少妖黨，必是防我事完之後節外生枝。又知我愛你，假說田氏弟兄心性難測，你不允助他們，定必翻臉無情；而孫、于二人也在情急之際，又未見過你面，二人冒失手狠，如誤當你是敵黨，必不肯容，處境甚危。他們又須合用神砂，不能分身，令我來此相機暗護。不料竟有用意。現時妖魂全滅，羣邪鼠竄，謝家世姊送完心燈，即回小寒山。這都不說，最可氣是你阮師叔。他日前脫難之後，奉令往小南極，衝破太陰元磁極光，去助金、石諸位兄弟，合誅萬載寒蚿。在天外神山遇到大方真人，令其趕回中土，向楊仙子借用九疑鼎和古神鳩。偏巧古神鳩爲助鳥友神鵰佛奴，與蚩尤墓中三怪結下深仇，要等過數日，始能借用此鼎，楊仙子命他就便來此相助。我與他二次見面，還在喜歡，難得師父又放了我三個月假，正想事完和他說好，均往小南極光明境一遊，看看極光圈外、天外神山的奇景。他竟不辭而別，我偏和你守在這裏不走。他祇聽你師父的話，真個丟下我一走，從此再理他兩個纔怪。他們嫌我惹事，我日內索性殺幾個著名的妖邪，與他們看看。」

龍娃雖和李洪親熱，言笑無忌，聞言當他真急，但所埋怨的又是師長，要想勸解，難於措詞。正不知如何說法，忽聽空中有人接口道：「洪弟，你錯怪我和大哥了。此行正還須你相助；如何不辭而別呢？」龍娃一看，話完人到，突有兩人自空飛落：一是師父申屠宏；那發話的是個重瞳鳳目，身着青羅衣，腰懸寶劍的俊美少年，知是師父同門至好阮徵，連忙禮拜在地。二人命起。申屠宏笑道：「二弟說你見妖人逃散，謝家姊妹回山，不見我二人尋你，不知是在掃蕩魔窟，祇當二弟隱形走去，難保不負氣發點牢騷。我還說是不會，來時行法查聽，果然還是這等天真。」話未說完，李洪哈哈笑道：「你們何曾猜對？不過我想和阮師兄一遊小南極，看金、石諸兄弟的天外神山如何開發，又恐喫碰，不帶我去。準知你們要查聽我的言動，故意說些話探口氣的。不然，就你二位，好意思不辭而別？當真你們人沒走，我都看不出來麼？二哥那麼高法力，前生法寶日前已由大姊奉命送還，大哥又代你收了一丸西方神泥，怎還須人相助？如是哄我，卻不行呢。」

阮徵笑道：「你太把宇宙極光看易了。我這二相環，近日威力大增，雖能控制極光，偏又帶上一座九疑鼎，故非你和大哥相助不可。請想，乙師伯那麼高法力，去時尚由地軸之下繞越過去，回來便難。也非真個不可，但他必須等候時機，還要少損元氣，纔能通過，可知不是容易出入的了。」李洪道：「我們都去，那麼龍娃呢？」阮徵道：「爲了他事母甚孝，至性感格，已蒙教祖與乙、淩諸老恩憐，不但令其隨往，還令在當地寄居三年，隨我煉本門大還丹，脫胎換骨之後，再來中土修積呢。好在極光雖然厲害，有我三人法寶、佛光圍護，便是凡人也能過去。此子福緣真個不淺。先聽大哥說他根骨稍差，此時一見，根骨雖非上等，誠厚強毅，根於天性，人又靈慧，異日成就，必不在小哩。」李洪道：「我三人無處可去，除龍娃外，無須飲食。弟兄久別，尚未暢談，此地景物不差，山月已昇，就在這裏談上一會兒，少時再定行止如何？」申屠宏因當地鄰近魔窟，元兇羣邪雖已消滅逃亡，終恐生事，方欲勸阻，阮徵已先點頭。再一想，憑三人這時法力，就有甚事，也是進退裕如，欲言又止。便由李洪先說本身經歷。